

玛格丽特·撒切尔

〔英〕拉塞尔·刘易斯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玛格丽特·撒切尔

一个政治家的传记

〔英〕拉塞夫 刘易斯著

上海师范大出版社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Russell Lewis

MARGARET THATCHER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Biograph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and
Boston, 1975

根据伦敦和波士顿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公司 1975 年版译出

玛格丽特·撒切尔

个人政治传记

〔英〕拉塞尔·刘易斯著

上海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由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22,000

1977 年 3 月第 1 版 197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1171·248 定价：0.54 元

内 部 发 行

译者的话

英国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25年10月13日生于格兰瑟姆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艾尔弗雷德·罗伯茨是个杂货商，后来当过格兰瑟姆的市长。丈夫丹尼斯·撒切尔是伯马石油公司的董事。撒切尔夫人毕业于牛津大学。1950年大选时，她是当时保守党最年轻的女候选人，年仅二十四岁。1953年入林肯法学协会任税务律师。1959年当选为下院议员。1961—1964年任年金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1964—1970年先后任保守党影子内阁的年金事务发言人，住房和土地事务发言人，财政和经济事务发言人，动力事务发言人，运输事务发言人以及教育事务发言人。1970年6月保守党重新执政后，任教育和科学大臣。1974年2月保守党大选失败，又先后成为该党的环境事务、财政和经济事务的发言人。1975年2月当选为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属保守党的右翼。

本书作者拉塞尔·刘易斯是保守党中央政治部

主任。撒切尔夫人当选领袖后，刘易斯于短时期内写成本书，为她可能出任英国第一任女首相制造舆论，扩大影响。书中对撒切尔夫人的家庭情况，性格，特长，议会活动及其对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等主张，都有详尽的描述，但对她在国际外交事务方面的言论或观点，则极少涉及。为此，我们特地摘编了撒切尔夫人的几篇有关对外事务的讲话，并从厄恩利·莫尼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第一个议院女领袖》（伦敦，1975年版）一书中选译了“领袖的家庭生活”一章，作为附录，以供读者参考。

读者从本书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撒切尔夫人在政治上主张正统的保守主义，维护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经济上宣扬“社会市场经济”，鼓励发展自由企业；在主要的国际事务方面，则揭露苏修扩军称霸，对赫尔辛基协议表示失望，要求西方加强防务。她认为对付俄国人还得依靠美国，说英美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西方安全的主要保证。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上海卷烟厂和上海机床厂工人师傅的关心和帮助，谨此致谢。译文有错误或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1977年1月

序言并致谢

本书不得不在短期内写成并付梓，在这一过程中，我曾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和指教，在此谨致谢意。我特别要提到格兰瑟姆的保守党代表汤姆·伯恩先生，林肯市的玛格丽特·威克斯特德和牛津大学索默维尔学院的财务主任 D·M·奥唐奈小姐，保守党中央事务所的各位老同事，尤其是报刊剪辑部的负责人帕梅拉·莱杰夫人，撒切尔夫人的新闻发布会人德里克·豪先生，以及乔治·哈钦森先生和罗兹·博伊森博士。我尤其要感谢盖伊·刘易斯夫人，因为她十分干练而迅速地把我的手稿打印出来。我还要向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公司致谢。尽管时间仓促，他们还是以如此精美的装帧出版了这本书。我特别感谢蒂莫西·奥沙利文先生在编辑方面给予我的帮助，正是他向我建议：当务之急是撰写本书。当然，倘使书中有任何错误，一概与上述各位无关，完全应由作者本人负责。

书中转载的漫画分别得到《每日快报》和《旁观

者》周刊的许可。

最后，请允许我借用托尼·本^①先生所说的一句话，预先向本书的所有读者表示：“和您交往不胜荣幸。”

拉塞尔·刘易斯

① 即本书提到的议员安东尼·韦奇伍德·本。——译者

目 录

序言并致谢	1
一 一颗明星诞生了	1
二 格兰瑟姆和牛津	12
三 从达特福到芬奇莱	24
四 一九五九届	35
五 反对党前座议员	53
六 黯然失色的肖特	70
七 执法如山的女人	90
八 9.5% 夫人	112
九 辩论预算案，脱颖而出	126
十 希思先生下台	136
十一 第二轮投票的胜利	156
十二 蜜月期	171
十三 第一个女首相	185
附录一 英国觉醒了——撒切尔夫人在肯辛顿市政厅的讲话（1976年1月19日）	205

附录二	撒切尔夫人在对外事务方面的言 论摘录	219
附录三	领袖的家庭生活	226

— 一颗明星诞生了

人生在世，有时会走运，抓住时机，就能飞黄腾达，无论男女全都如此。就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来说，这种时机的到来不是在她竞选保守党领袖的第二轮投票中赢得最后胜利之际，而是在她决定无论如何要同原来的领袖爱德华·希思一决胜负之时。伊诺克·鲍威尔先生往后会说：她不过是侥幸，适逢良机而已。然而，正如鲍威尔先生以生动的语言叙述另一次较早的领袖竞选时所说的，R·A·巴特勒先生（现为勋爵）也是适逢良机。所不同的是，当一把装上子弹的左轮手枪放到巴特勒先生的手中时，他却鼓不起勇气来扣动扳机。回顾起来，撒切尔夫人的一生似乎一直在朝着这个关键时刻进展。即使有人认为这是传记作者的遐想而不屑一顾，但只要研究一下她的生平和经历，我们就肯定会感到有一点是毫不足怪的，即当机会到来时，她不象R·A·巴特勒那样犹豫不决，而是当机立断。

就英国公众来说，第一次充分认识到政界出现

了一颗新星，是在1975年2月4日星期二那天。当时在场的人很少会轻易忘却宣布选举结果时那种令人激动的场面。当议员们和其他人挤进下院第十四室时，投票总数宣读出来了——爱德华·希思一百十九票，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百三十票，休·弗雷泽十六票。这些数字确实使人大为吃惊。因为在这以前，报刊上没有任何迹象使人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各报的社论（唯有《每日邮报》和《旁观者》很光荣地是例外）普遍宣称，希思先生要比撒切尔夫人更为可取。采访议会新闻的记者凭着他们的专门知识武断地发表意见，信心十足地预言希思将获胜。莱德布鲁克打赌商店揭晓的结果也表明，形势有利于希思先生而不利于撒切尔夫人。当《经济学家》为希思先生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大声疾呼时，它似乎总结了各大报刊的意见。看来，唯一使人担忧的是，撒切尔夫人也许会阻碍他获得一场全面胜利所需要的票数，从而呈现出一种令人厌恶的前景——即再进行一轮投票，结果会有更多的人宣布参加竞选。

此外，民意测验，尤其是《每日快报》在保守党的支持者中最近举行的那一次，不是表明希思先生名列前茅吗？保守党的志愿组织“全国联盟”对各选区内支持者的意见所作的周密调查，不是提供了异常

有力的统计数字，表明基层对特德^① 的支持吗？绝大多数上院议员不是也表示不喜欢换人吗？顺应潮流的大伦敦地区的青年保守党人和保守党领导阶层的上层人物如卡林顿勋爵、威利·怀特洛先生，甚至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不是也这样表示吗？更不用说象托尼·巴伯（现为勋爵）这个退休的政界元老了，他暂时摆脱了市银行中的事务也来支持他的老上司。看来保守党内形形色色的人，德高望重的或思想进步的，年老的或年轻的，世故的或单纯的，刚强的或谦逊的，全都团结一致来拯救希思先生的政治生命，使他不致于垮台，但是他终究垮掉了一败在一个不怎么知名的人手里，而且还是一个女人！这种现象多么不可思议啊！

但是，假如人们细心观察一下，迹象还是有的。正如保守党内一个高级人员事后对笔者所谈的，“希思私人办公室里那些聪明但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议员们确实下了决心要举行一次领袖选举。唔，如果他们所希望的只是保持现状的话，又何必要选举一位新领袖呢？这岂不是浪费时间。举行选举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选出另一个人来。”

他们为什么想要更换领袖呢？部分原因是他们深切地感到，尽管希思先生有许多优良品质，他却天

① 指爱德华·希思。——译者

生是个失败者。在他担任领袖期间的四次大选中，三次全失败了，而他的竞选状态并没有改进。他在选择亲信和顾问时，越来越表现出喜欢那些赞同他的意见的人，要不就是那些由于年龄较大，或缺乏经验，或资历稍浅而无力反对他的人。这样，他便能随心所欲地粗暴对待他们。令人惊讶的是，在具有保守党思想的新闻工作者中，遭到他厌恶的竟包括舰队街一些最有才干的人。或许，由于早年是单枪匹马奋斗过来的，他变得过分傲慢，以致不想依靠任何人了。他似乎认为，全凭自己的决心，孤军奋战，他才赢得了1970年的大选。由于他意志专横，不屑同他极为鄙视的实业家们打交道（因为甚至在他提供给他们最优惠的补贴时，他们也不愿意投资），由于他深信自己单凭心理消耗战就能削弱工会方面的任何反抗，因此他认为在他执政期间，他也能单枪匹马地使英国经济繁荣昌盛。随着这种繁荣，他就能获得所有怀疑论者和动摇不定者的拥护。甚至对于那些顽固不化、不大参加上院活动的贵族们（他们根本不希望英国成为希思渴望实现的一个令人向往的现代化国家），他也认为能用这种繁荣的事实来说服他们。

总而言之，正是这种傲慢，这种独断独行的幻想，促成了他的垮台，而他具有这种弱点是不可思议

的，因为他在政治上曾用了大量的精力来证明，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成为独立王国，更不用说个人了。冷嘲热讽的人说，这仅仅是保守党人无情地除去使他们失败的人罢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假如希思先生能赢得他们的爱戴和尊敬，他们是会宽恕这个失败者的；并且政治生活是会以一种严酷的方式使人深深感到这种教训的。这个妄想单干的人忽然发现众叛亲离了。当他辞去领袖职务时，影子内阁的全体成员中只有卡林顿勋爵这个天生的正人君子走到他的老上司面前表示慰问和惋惜。

过多地议论失败者的缺点是卑劣的，如果这样会使人忘记胜利者的优点，那更是无益的。然而，奇怪的是，直到竞选领袖时，或者至少是直到她起了主要作用的 1975 年 10 月那次选举时，撒切尔夫人是不太知名的。事实上，就在那次选举以后，当党内开始讨论谁可能接替希思的时候，她的姓名几乎并没有被提到。所以就此而言，她本人也打消了这种念头。她说，保守党人还不准备让一个女人来当领袖。那么，她究竟怎样会如此迅速地坐上第一把交椅的呢？迄今为止，只能简单地用运气好来说明这个问题。玛格丽特·撒切尔之所以突然走运，主要是因为命运早已把那些由于资历、经验或者甚至性别

而有可能被选中的人排除掉了。对这一点，没有一个人能比伊诺克·鲍威尔先生本人更为清楚。他可能会争论说，正是他导致了希思先生的垮台。但是即使我们暂时接受这一可争议的论点，事实却很清楚：他号召以前的支持者不仅在一次，而且在两次大选中连续去投工党的票，然后披上“厄尔斯特”^①保皇派的古怪外衣渡过爱尔兰海峡归来，这种两面三刀的作风显然早已取消了他竞选保守党领袖的资格了。

基思·约瑟夫爵士退出竞选的决定具有更直接的重要性。他曾经是一个主要的竞争者，而撒切尔夫人则是他的坚定的盟友。正是基思先生，甚至在十月选举以前便用他的演讲发动了攻势——《泰晤士报》甚至用整版篇幅刊载了这篇演讲——说他和保守党内阁中的同僚们共同犯了错误，未能优先考虑制止通货膨胀的问题。他还责备了他的同僚和他自己，不该轻率地增加开支（以谋求充分就业与发展），因为这样做只加剧了通货膨胀。

我们应该希望的是，基思爵士深思熟虑的演讲有助于启发英国的公众，更为肯定的是，他的演讲损害了许多保守党人仍然沾沾自喜地看待他们执政时期的政绩的那种自满情绪。不幸，他在演说中莫

① 即北爱尔兰。——译者

名其妙地说漏了嘴，流露出某种低级趣味，或是在判断上犯了错误，至少是在表达方式上，这使基思爵士公然谈到可能需要免费发放避孕用具，以便减少不正常的未婚的工人阶级女子所生的私生子的数目。这番话在听众中引起了骚动，使基思爵士惊慌失措，试图进行辩解（他忽略了迪斯雷利^①的那句名言：“决不要辩解，决不要退缩”）。这一来便使撒切尔夫人肯定不会与之竞争的唯一人士失去了竞选资格。虽然如此，基思爵士实际上还是为撒切尔夫人扫除了障碍。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他和她在政治上不仅仅是一般的朋友，而是亲密无间的同盟者。当他们是希思内阁中的同僚时，他们就发现彼此的观点是一致的。1974年2月竞选失败以后，他们表示只有在能够取得党的财政支持去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的条件下，才同意加入影子内阁。这个机构就是设在威尔弗雷德街上的“政策研究中心”。基思爵士和玛格丽特成为该机构的副主席。这个研究机构旨在阐明并发扬一种“社会市场经济”的思想。这一思想最初是由埃哈特教授提出来的，等这种思想付诸实行以后，便出现了战后西德经济繁荣的奇迹。不管怎么说，当基思爵士下马时，玛格丽特·撒切尔就上阵了。

① 迪斯雷利(1804—1881)：英国政治家、作家，曾任首相。——译者

人们普遍认为，保守党后座议员 1922 年委员会的主席爱德华·杜坎会宣布参加竞选。但是结果他妻子萨莉的意见似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她象基恩爵士的妻子一样，劝他不要参加竞选。

与此同时，特德·希思决定不退出竞选以支持威利·怀特洛先生——希思派的红人，这就表明除希思本人外，没有任何支持希思的人将参加竞选。所以，经过这样一个淘汰过程，希思先生在第一轮投票中遇到的唯一劲敌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事情也真凑巧，正当她需要有人来帮助时，艾雷·尼夫先生和其他一些极力想把希思先生赶走的保守党议员发现她还没有竞选班子，于是急切地出来来帮她组织。艾雷·尼夫是一个不寻常的人。大战期间，他以从考尔迪兹脱险而闻名一时，后来仿佛意犹未足，他又为军事情报部第九处组织了一批战友脱险。事实上，当他因为轻微的心脏病而离开麦克米伦的政府时，他从 1959 年起当了十五年以上的后座议员。事情似乎是这样：他去看了病，医生说他应该休养，于是他去见当时担任麦克米伦先生的总督导员的希思先生，并说明他很遗憾地不得不辞职。“那么，你的政治生命就完了，”希思先生冷酷无情地说。从那时起，希思先生步步高升，当了首相，而尼夫先生则退到了后座，显然象他的上司预料的那样，他的政治生